

國史纂論

九

リ 4
4250
9



門 伊 4
號 4250
卷 10-9

國史纂論卷之九

長門 山縣禎 編

元龜元年春正月武田晴信攻華澤城駿河拔之初今
川氏之亡也小原鎮實獨守華澤不下今川嬖人三
浦義鎮鎮實之子也亦亡在華澤至是父子逃高天
神遠江以城主小笠原長忠有舊也義鎮途與鎮實相
失遇土人誰何告以實土人曰是虐民誤國之賊也
乃悉奪衣馬捶擊幾死既而裸體被苦達高天神長
忠併父子殺之義鎮臨死輟轉號呼曰剝削唯命願



大正九年三月三日
磯貝靜山氏贈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免一死。劊手掉頓之地。以斷其首。聞者彈指。長忠棄尸。以餒野獸。

禎曰。自古權寵之臣。非有出眾之智。兼人之才。惟恃寵專權。一時威燄之熾。孰不仰其鼻息。而趨其下風。由是益擅威福。培克無饜。曾不知眾怨之叢。其身矣。及一旦失權勢也。群起責其惡。僇辱備至。逞其積憤。當是時。垂首掉尾。雖欲以求憐於匹夫奴輩。不可得也。傳云。僻則為天下僂。如三浦義鎮。是也。世之恃寵而專權者。可以為深戒矣。

六月。織田信長伐淺井長政。戰於姊川。大敗之。初。長政與信長婚。前年信長以妹女長政也。信長來見。長政饗之。成菩提院。其部將遠藤直繼見信長侍衛甚少。還白。長政曰。信長雄才絕倫。其志不小。君與信長勢不相容。今因其無備圖之。臣一人足以辨之。然後君舉兵攻。岐阜可一舉而定也。長政不從。直繼恨其失機。及是潛入信長軍。欲刺信長。為麾下所殺。

青山延于曰。直繼之料信長有先見之明。然而專聶之計。未為得也。方是時。長政之於信長。非素有

織芥之恨。徒忌其聰明。斃之於鼎俎之間。天下之人孰能與之哉。且英雄之生自有定數。以張良之智不能逞志於博浪。范增之勇不快意於鴻門。直繼之策。安保萬全哉。長政之不從亦足以觀其偉度矣。

初信長相石山本願寺地形曰。是可以城焉。乃使人謂光佐寺本願曰。宜見致石山可易之地。從所請。其必給貲營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逐。又恐其食言。羞吝未承命。其徒強聒之曰。吾法之闡揚。拔

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固辭。使命信長忿曰。我當以力取之。元龜元年九月。信長出師將討三好康長。意實屬石山。光佐聞濃師出。廉其情。移書五畿。及紀越諸國。一揆舊黨。就寺設塹壘。以自守。末寺門徒會者五萬餘。信長聲言攻野田福島三好之黨所據。自天王寺移軍。天馬十四日。石山賊五千取杜口河內。禾信長縱兵擊之。賊多出銃手。濃人奔死傷頗多。十八日。濃師再與石山賊戰。復敗。中井積善曰。織田氏之於一向宗也。始未有意於

滅之特利其土地耳。乃諭以易地申之以營造。未
為處之之暴矣。光佐氏獨狃便安以轉移為耻。遽
啓兵端。一朝之忿。殃延數歲。彼此之民。肝腦塗地。
所在黨與。信誑誘以嬰誅夷。亦幾千萬。其慘蓋不
可言矣。吾聞之也。浮屠之人。以慈悲忍辱為業。貪
嗔殺生為戒。今而如此。可勝歎哉。
禎曰。信長欲奪梵刹以為城地。不情也。彼不聽則
已。而欲以兵力取之。則可謂暴矣。是以激彼之怒。
門徒奮起。其勢猖獗。濃師屢敗。血以損軍威。蓋信

長之過也

九月。織田信長在攝津。淺井長政。朝倉義景。出兵攻
坂本。進焚大津。信長聞之。還京師。長政。義景。據叡山。
信長使諸將圍之。遣使招諭僧徒。僧徒不從。信長素
惡僧徒。橫肆不持戒。飲酒食肉。姦淫婦女。贖貨黨賊。
然以敵兵尚盛。優容之。二年秋九月。信長攻叡山下。
令曰。此行夷滅延曆寺。使無噍類矣。延曆遷都之初。
創斯寺。以鎮王城。故諸將僉懷疑懼。信長曰。我倡勤
王之師。風纒露沐。殆無虛日。嚮越倉江淺井作慝。我棲

之於嶽鬣豎黨之破律亂政是國賊非私讎且其盤據猖獗非一日今不誅夷必貽天下之患遂分兵四面合圍縱火燔伽藍悉捕僧侶併其所蓄婦女童幼皆斬之山谷為空乃籍其田封明智光秀

中井積善曰昔者浮屠最澄鼓鬼門鎮護之說以蠱惑聖聽闢峻嶽創巨刹窮土木殫民力帶洛控湖牟其美利食邑寄田所在焚牙徒侶三千勢踰王侯坐享富貴殆八百年矣其小有所屈撓輒舉甲要命塵及鳳闕者莫世無之虎捩梟磔朝廷不

能制焉使列聖旰食宵衣或至發鴨水采齒之歎甚矣異端之害也天誘其衷藉手於濃千載之頑弊深患一朝而剷除不亦快乎哉今也雖遺址再構而其勢委靡非復前日之比則濃侯嘉惠之所覃為遠矣但其暴刑濫殺發乎忿恚之餘不免失人君之度然彼徒稔惡之久亦自取也已當時學術湮晦歐陽氏所謂八尺之夫勇蓋三軍而見佛則拜者天下皆是也自非確然弗惑如織田氏者其孰能與於是君子葑菲采之可矣

是歲皇宮成殿堂門廡悉依舊制壯麗可觀繼絕興廢又散金於都民收其息以供大內經費蠲門賦弛徭役由是商旅相通天下大悅

中井積善曰濃侯於是乎有禮禮國之幹也其勃焉以興不亦宜乎

禎曰織田氏之興蓋有五善焉尊朝廷舉廢典一也佐將軍討叛賊二也嚴政令禁貪暴三也任才能錄有功四也弛徭役輕賦稅五也信長雖有蓋世之氣拔山之力非有此五善以服人心則安得

其興之速如此其勃焉乎哉

天正元年春二月武田晴信雜髮稱卒年五十三以

子勝賴嘗承諏訪氏後擬勝賴子信勝為嫡子權主

國事遺命秘喪三年乃豫具空頭華押數百紙以備

四方書問以弟信綱狀貌酷肖訪疾者乃令之暮夜

接見故列國久不審其實信玄自知取怨多懼丘墓

為人發堀乃命造石槨擐甲以斂密沈諸諏訪湖心

云

尾藤孝肇曰信玄謙信二公知以兵克敵而不知

以智服人。織田羽柴二公。知以智服人。而不知以德服心。

中井積善曰。嗚呼。信玄逐父。以篡國。豺狼之行。其不容誅也久矣。世傳信玄嘗讀論語。未卒數章。地曰。是病痛之書。終不復讀。其自羞之深可知也。然列國恬然通好。修盟。初不聞聲罪之舉。時有侵伐。亦唯城地之爭。已名教掃地。哀哉。且以其長于軍事。咆哮猖獗。所向無前。雄飛于山東數十年。自以為得計。海內引領思欲倣之。亂庸有極乎。後世

談兵者。祖述其法。肖像尸祝。究其欽仰。亦何心與。善戰者。服上刑。古之制也。矧於凶逆之徒乎。青山延于曰。武田晴信。以悖逆得國。殘虐不道。取怨四方。恐身死之後。敵國來侵。故詭譎百端。以欺天下。但知其智術之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子之不肖。不足以幹父。蠱墳土未乾。而闔族夷滅。宗社丘墟。良有以也。禎曰。世之言兵者。於甲越二家。欽慕豔稱。無所軒輊。於其間矣。昔者周末。貴霸功也。世以齊桓晉文。

並稱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正譎二字。定其軒輊。余亦曰。甲譎而越正。信玄豺狼之行。比之於謙信。固有逕庭矣。雖然是猶彼善於此耳。謙信亦豈純乎正者哉。

大將軍義昭無道。信長以書諫。疏其不朝天子。不撫諸侯。賄賂公行。賞罰私斷。冒貨利。窮土木。昵細人。事微行等十七事。義昭弗懌。天正元年二月。義昭竊欲圖信長。密為戰備。細川藤孝諫之。弗從。信長聞之。使人陳其無貳。義昭不聽。募兵城于石山。堅田信長使

柴田勝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等。攻石山。拔之。又攻破堅田。三月。信長帥師西上。細川藤孝。荒木村重。抵逢坂。納款。師入京師。夏四月。縱火所在。觀兵以求和。義昭不從。進圍其第。義昭窮蹙。求成。信長許之。遂班師。豫料和議。復敗。使長秀造戰艦數十。以備湖上。秋七月。義昭復舉兵。壁于槇島。信長乃以舟師直前入京師。遂取二條第。人以為神。轉攻槇島。令曰。是行殲之大戰。破之。遂圍而執之。義昭求減死。信長令羽柴秀吉放諸河內。詔削其官爵。義昭尋奔紀。

中井積善曰。義昭狂昏不足道也。已自其出亡。唯濃焉依逮得志也。以忌克之私肆其毒螫。諺所謂忘暑則忘陰者。非邪濃之於義昭也。分既非君臣。恩誼無雅素。然奉戴資給。不為不謹也。匡翼以正。不為不厚也。啓釁自彼者再矣。不得已而應之。乃放伐之舉。不足以病濃也。易曰。負且乘。致寇之至。爭奪之世。以非人據大位。寇且自至。况速之乎。三年夏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累月。與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將告急。濱松衆相目未言。烏居勝高

稱強右衛門

請往。信昌大悅。勝高曰。敵圍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達。舉燧前山。以為信矣。自度不免。留絕命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驩呼。勝高騎抵濱松。告急。濱松使勝高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高乘夜馳還。為邏者所獲。勝賴命解縛。引以厚賞。使反其辭。勝高偽諾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固守。勝賴怒。磔殺之。既而濃軍遠軍來接。勝賴欲戰。部將馬場氏勝內。藤昌豐。山縣昌景。小山田信茂等。固諫之。長坂長閑。跡部勝資。勸之戰。勝賴從

之使小山昌行當長篠親將兵萬五千分為十三隊
信長列柵三重使銃手守之甲軍競進拔柵濃軍遠
軍萬銃應機俱發山縣昌景中九墜馬而死甲師敗
績其良多死勝賴走還甲府二萬之軍死亡殆盡
安積覺曰鳥居勝高古之解揚也若東漢閻溫之
於馬超東晉周崎之於魏人唐劉感之於薛仁果
皆反其言以成命亦揚之徒也溫為超所殺崎為
魏人所殺仁果埋感至膝馳騎射殺勝高為勝賴
所磔殺慘酷之極殆與感相類也勝高唯知舍生

取義勝賴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
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
丈夫也哉信昌以拒守之功世受茅土之封勝高
忠於所事而有功於當時忠臣義士何代無之較
之四子殆有過焉貞能信昌愛養死士竟得其力
父子之將略亦可以概見矣

中井積善曰甲侯驕盈復諫一敗塗地亡論已談
兵者曰長篠之地斗入甲境向使甲侯收兵而還
救去而後出救至而復入則濃遠之民疲於奔命

而甲常有餘力。三舉之後，長篠可不血刃而收。乃南封之啓，孰能禁之？不知出于此，恃勇賈禍，失策為甚。曰：然矣。未也。其涼德如此，借使一旦而有全勝之威，亦訖莫救於其後。爾使其有畏懼修省之心，則今日之敗，安知不為異日之福乎？談者宜不_下惜於彼而鑒於此也。

禎曰：勝高殺身以全君命，亦以活一城之衆，可謂仁義之士矣。當天_下下滔滔亂賊相踵之際，而得士如此，亦足以見德川氏養人之懿矣。

五年秋八月，松永久秀據信貴城復叛。信長使世子信忠討之。冬十月，久秀與雜賀賊及大坂賊連和，求援遣使者約期。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營。信盛執之，獻信忠。信忠乃與信盛謀，遣兵數百於信貴，佯稱雜賀兵。城中開門納之。信忠急攻之，信盛兵在內，鼓譟應之。城中驚擾，久秀登天主臺，縱火自焚。信忠執久_{子久秀}通，斬之和州平。

禎曰：久秀悖逆不道，罪不容於死久矣。而屢叛屢免，誅以至於今，其死也晚矣。上失刑，使亂賊脫網。

而跋扈亂之無已職之由有天下者之過也

荒木村重部下有潛難於石山寺本願者江天正四年

州安土邏騎譏察以為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

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信

長未信村重聞之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

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怒果來殃且弗測村重乃還

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信長親將討之羽柴秀

吉請親往說村重信長許之秀吉造伊丹開喻再三

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

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弗聽曰渠重

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

存亡廼厚禮遣之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

幽之以示絕信長患力取勞師乃下令為重圍斷其

饗道令公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

分戍而還天正七年九月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

糧食且竭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夜出奔

尼崎十月瀧川一益攻伊丹城諭戍兵曰汝主棄城

遁去汝為誰守之不如速降也十一月主將荒木某

乞降曰願獻尼崎花隈二城為妻子請命一益許之
某赴尼崎村重閉城門而不納某遂晦跡亡去信長
乃命一益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
禎曰村重以讒故叛於織田氏秀吉開諭再三悃
悃備至而村重不聽蓋以反覆無操為耻也而及
糧竭城危則獨以身脫委妻子士眾於鼎鑊而不
顧亦何忍也一委贄於人而叛之非義也忍其妻
子非仁也而子子為義君子固不取焉
初秦秀治有丹波屢抗江人信長連年遣明智光秀

伐之天正七年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
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
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
伏甲禽之檻送諸江信長磔殺之丹人聞之殺光秀
母信長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以丹予光秀
中井積善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
乃易蕭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
三綱斃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
論實惜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

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真然異科。光秀豺狼亡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吾必貫之。則為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宗運京師人，賜米百斛，復其身，在是歲二月。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蓋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

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禎曰：光秀兇逆，弑母弑君，他日竹槍之誅，天假手於土寇，而後至于闔族夷滅，無噍類矣。其得誅死，雖或似晚，天之報應不爽，蓋亦嚴矣。

穴山信良言於武田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今遠日疆，江相修好，三國合謀，來擊勢不可支。不若城險要以保之。勝賴曰：善。於是大城葺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中井積善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沉尹
戍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
是懼而城於郢。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善
哉言矣。余也為甲亦云。

穴山信良。勝賴姊夫也。勝賴約以女妻其子。武田信
豐賂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為其子求昏。勝賴從之。信
良以是怨勝賴。密送款。織田氏木曾義昌為勝賴妹
婿。苦甲人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信長求任子義
昌。乃送質安土。信長悅。遂戒師期。勝賴聞義昌叛。使

武田信豐擊之。義昌逆擊大破之。於鳥居嶺。勝賴帥
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天正十年二月。信長大舉伐甲
信忠。以兵五萬為先鋒。從岐蘇入北條氏政。以兵三
萬次境上。為其聲援。勝賴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
澤尤險。下條信氏守之。信氏部將迎江前驅。川尻鎮
吉。信氏乃遁。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飯田小
山以上並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
獻捷。信忠分兵助之。軍桔梗原。勝賴在諏訪。日會諸
將議戰守。眾議不決。將士解體。城昌茂請假兵五千。

為前鋒使小山田真田等以兵五千繼之長坂跡部
 沮之二十日信忠抵飯田前驅鎮吉轉鬪深入武田
 信綱守大島衆驚而潰信忠移軍于飯島分徇國中
 士民爭先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亡相繼二十八
 日勝賴退入新府土功未完敗聞日至勝賴與諸將
 議避敵鋒嫡子信勝獨奮曰甲之建國傳世二十八
 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避將何之當枕城
 而死已勝賴嘿然三月五日信長發安土七日信忠
 入古府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勝賴將如郡內

駐鶴瀨七日衆潰左右留者僅四十餘人遂奔天目
 山初小宮山友信稱內與長坂跡部有隙又與小山
 田將監爭事竟以譖廢至是單騎追及因土屋昌恒
 稱總請從勝賴許之友信問昌恒曰長關安在曰昨
 道亡跡部何若曰亦亡將監何若曰亡既十日友信
 曰唉吾知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
 村民謀導敵信忠令瀧川一益率兵蹙之勝賴見事
 急令左右殺室北條氏及諸姬諭信勝逃去信勝不
 聽與從兵四十餘人力鬪而死伊豆長光者斫勝賴

獲其首。勝賴年三十七。信勝年十六。武田氏亡。室直清曰。信勝幼弱死社稷。可謂有君人之度者。至於見義明決。死生不移。雖古英傑之主。何以加之。信玄之卒。餘威遺烈未亡。當時老臣宿將猶在。使信勝以長君臨國。未必不恢弘祖業。不幸幼為凶父扶持。不數年。致內外離叛。淪胥以亡。悲夫。安積覺曰。小宮山內膳剛直。數忤倭幸權貴。故勝賴惡之。及小山田將監忿爭。勝賴信讒逐之。夫遭讒廢黜而無怨懟之色。此固人臣之分。未足揄揚。

而從容處之者。既鮮矣。至於放逐在外。而赴君之難。慷慨激烈。見危授命者。則千百人中。難得一二。豈非曠世義士也哉。語曰。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若內膳者。其可以為人臣之勸矣。中井積善曰。甲之事。可勝歎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眾力勝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亡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絕嗣。宜矣。世以成敗論入亡國之罪。特責

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隲於信玄篡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為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未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尾藤孝肇曰大內義隆以好文亡武田勝賴以好勇亡文易弱勇易暴其究皆歸于亡主將之好不可一偏如是

又曰武田勝賴之於長坂某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某皆寵任無二其見危而逸去也亦皆如一余謂鳥獸見其所愛之主死則多悲鳴躑躅或不食死

若長坂三浦等謂之禽獸亦不可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用邪臣未有不亡者也上杉憲政之於菅野今川氏真之於三浦武田勝賴之於跡部長坂皆聽其邪謀以誤國家大計竟以亡國闇主所為如出一律可悲也夫積曰勝賴之出新府也信勝欲據城而死可謂知國君死於社稷之義矣勝賴不從棄城而去何其怯也既奔天目勝賴使信勝逃去信勝弗聽決死而拒敵以殉父尚知義哉信玄無道勝賴狂昏獨

國朝集言 卷之九
有信勝能執義。足以爲武田氏遺光耀矣。
信長大論功行賞。賜駿河于德川氏。甲斐于川尻鎮。
吉上野于瀧川一益。甲一郡于穴山信良。諸將受封。
有差。五月。德川公與穴山信良至安土而謝。信長待
之甚渥。令惟任光秀饗之。光秀盛備供具。會羽柴秀
吉在備中。與毛利氏相持。乃馳書報曰。毛利氏親來。
機會不可失。請遣出援兵。信長得書。悅曰。是天所與。
我親往。一舉可取。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兵
于備。遂命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

竣。又命遠役。吾何能堪哉。悉投供具於湖水。馳還丹
波。初信長待將士不設禮節。嘗飲將士酒。光秀逃酒。
信長親追捉而伏之。騎其項。拔刀擬曰。不飲酒則飲
此。光秀素不勝飲。強嚼一觥。信長乃掖光秀。培其顛。
作鼓節。光秀慙憤。遂謀不軌。

禎曰。信長英略偉度。尊天子。敬鬼神。正法制。嚴號
令。天下服其威風。固非當世群雄之所能及也。然
粗暴酷厲。往往有取怨於人者矣。夫爲人上者。行
己恭儉。接下有禮。猶恐有所不逮。以失人心也。故

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之圖。古之君子。其謹慎。畏懼如此也。信長之於光秀。暴慢無禮。犬彘遇之。其取怨宜矣。惜哉。信長之材略。而無人君之度。以至亡身覆宗。後之為君者。可不以鑒焉哉。

五月。信長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信忠館于妙覺寺。六月朔。光秀密會其腹心。明智光春。齋藤利三等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為我死耶。不則速斬吾頭。僉愕。貽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右府公惡我。屢欲殺我。今事已迫。不如先之也。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先

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敵在本能寺。衆始知其叛。二日昧爽。圍本能寺。信長驚起。問曰。叛者為誰。森長定出見之。曰。光秀也。信長罵曰。豎子敢爾乎。射殪數人。弦絕。執戈奮擊。而傷左右百餘人。皆血戰而死。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烟既起。乃至二條第。使村井貞勝奉皇太子。送諸禁內。勒兵以待。衆皆曰。徒死無益。宜趨歸國。舉兵討賊。信忠曰。賊必斷我歸路。不如死於此也。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

既而賊軍來圍信忠力戰縱火自殺年二十六弟勝長及從兵四十餘人皆戰死

源君美曰信長殺其族彥五郎以奪清洲殺弟信行而并其邑又滅其族信安之家而取岩倉城以其子信雄為義子於北畠氏因滅其一族以信孝為義子於神戶氏而遂奪其邑以妹妻淺井氏而終亡之初奉義昭而舉兵以討不服既而逐義昭欲直挾天子以令天下三好義繼松永久秀弑君之賊也初以討之為名既而受其降以收其用叛

賊之罪舍而不問也信長天性殘忍以詐力得志其不令終所自取也非不幸也
安積覺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為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走齋藤龍興滅今川義元威名震乎四境雄峙尾濃之間將軍義昭之求入克修閫職誅勦群兇能使義昭得歸京師厥功偉矣既而義昭陷於敵國離間之計而反欲圖公於是公再舉

兵放之河內遂得建牙京師號令天下賞市人宗
運之至孝嘉鹽川國滿之政績亦有志于振頽綱
而興風化矣知人善使拔秀吉於行伍之中委以
關西之任山陽之地殆將歸於版圖其規模亦大
矣然資性褊狹疾惡過甚人或有过終身不能忘
之必至屠戮而慊矣故光秀懼其必誅決意謀友
變起倉猝父子殲於行營光秀弒逆之罪固天地
之所不容而公亦有以自取也不念舊惡怨是用
希難矣哉

中井積善曰嗚虜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
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
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
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
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
之季王室極其衰織田氏定霸於其際威振中原
既不埃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傯支費廣
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慶覃摺紳比諸
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薰蕕相反矣且不眩乎異

端邪妄之說不為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坂。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子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又曰。信忠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汙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抑情忍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

殉之未晚也。

羽柴秀吉灌高松城。

中備

累月。城中困蹙。守將清水宗

治。

稱長本

自殺。出其眾。藝侯聞信。長大舉且至也。議

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且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俟明日而議。黎明。藝侯復遣使趣期。秀吉見使者曰。明智光秀作逆。右府父子遇弒。予且馳還討賊。子君尚且成歟。若乘釁。則亟戒旗鼓。予亦努力從事。使者反命。藝侯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

國史纂論 卷之九
小早川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彼宜秘喪。速盟而去。然連卻我使。暴自大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乘敵。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讎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枕有西土。此十全之策也。藝侯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盟。毛利秀包出。

質秀吉乃與盟。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

禎曰。小早川公。炯眼如炬。能料敵審勢。以為毛利氏畫十全之策。其見卓然。且其吊喪助討叛賊。尤得交隣國之體矣。當是時。徵小早川公。則殆結怨。啓禍兩川。吉川小之有功于吾宗藩。率皆如此。明智光秀既弒信長。遂赴安土。悉收其實貨。分與家臣。留明智光春守安土。復如京師。秀吉乃移檄討光秀。將兵四萬。至尼崎。使人往大坂報織田信孝。信孝

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細川忠興、中川清秀又以其兵從焉。光秀聞之，以兵一萬五千次洞嶺。秀吉軍山崎，光秀分兵上天王山。秀吉謂堀秀政、堀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二子其往，吉晴爲人勇決，勵衆直騁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拒，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殲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健闘大破之。賊率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阪本。

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土寇遮道，以竹槍刺光秀洞腋而死。明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命梟之。本能寺遣兵攻龜山，丹波拔之，斬光秀子光慶、明智光春。棄安土而赴阪本，衆皆散亡。乃殺光秀妻孥，縱火自殺。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

中井積善曰：光秀狂謀，祇足以資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屢踰境而罷枕。

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為也。可見矣。

尾藤孝肇曰。秀吉為安土君。割髮素絹纏首。以討逆秀。其事與漢高縞素伐楚同。彼猶有三老之教。此舉秀吉自為之。其見事機有敏於高祖者邪。所以能統一海宇。其先以此服人心也。

禎曰。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况其臣子乎。及光秀聲勢未熾。而秀吉電奔星馳。速致其討。最得其機會。是以成其功。如此其速也。秀吉此舉足以扶持

正道矣。小早川元就人之靈風日以彌大。尚不聽

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奉秀信信忠之子

為主使二叔信雄輔焉。四臣秉政。以近江田三十萬

石供秀信餘悉分有之。曰。竢孺子長。還信雄取尾張

信孝取美濃。勝家取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

輝取攝之大坂尼崎。其餘有差。秀吉以其所有地已

大。獨辭不受。分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子憚之。而

信雄信孝爭權有釁。柴田勝家自恃宿望。疾秀吉猝

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

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美濃。勝家歸越前。約伺間同發事。覺秀吉言於信雄曰。北地雪深。越人未能動。請疾伐美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還于山崎。

中井積善曰。嗚呼。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閥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寤也。悲夫。小早川氏知人之鑒。夙日以豚犬洵不誣。

也。

禎曰。秀吉吞天下之氣。既見於山崎一勝矣。既而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擅分其土地。無復君臣之禮焉。而信雄信孝兄弟相閱。柴田瀧川諸將爭權。樹黨皆在秀吉術中。而不寤。使秀吉速成其功也。嗚呼。爭亂之世。以智力相勝。朝而臣。夕而君。君臣上下。反覆無常。可不深慨哉。

十月。秀吉收故右大臣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秀吉自為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詔贈信長

從一位太政大臣

禎曰秀吉厚葬信長可謂有禮于其君者乎然織田氏有子有孫不使之為主而秀吉自為喪主何也蓋秀吉特欲務外觀以收人望素非出於至誠者也其欲代織田氏之意有不可得而掩者矣

十一年春秀吉將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伐瀧川一益於長島信雄出兵助之柴田勝家欲與一益夾擊秀吉二月使作間盛政將兵二萬軍于木本江近秀吉聞之馳至賤嶽江近越人不敢進秀吉命列塙壁留

諸將分守退次于長濱三月勝家大舉軍于柳瀨秀吉命益修賤嶽城砦固守不出四月信孝復作亂應柴田瀧川縱兵劫略信孝母質在清洲秀吉怒磔殺之遂將兵至大垣美濃與信孝戰破之

中井積善曰凡殺質泄憤以絕敵人牽連之意非良圖也况羽柴氏之於三郎其主之子也其生母其主之諸姬也且三郎之舉兵一婦人何知焉乃處以極刑遂加兵岐阜意在必殺使三郎不復得悔罪更過焉其所名師則曰我助二郎討叛者也

然其雄飛之志深害二公子居其上。乘釁先除其一也。苟以此心處信孝，亦何有於信雄哉？異日之事可知已。是皆可憎之甚矣。抑信孝棄母，畔骨肉再犯，以作兒戲之舉，不名為狂逆，則謚為頑愚，固不足齒列矣。

禎曰：質其母而給敵，使敵殺之，與自殺之，其間不能以髮。其大逆固天地之所不容也。往者明智，光秀為之。今又信孝為之，爭亂之世，雖幸免誅戮，然二子皆亡，幾而遭害，則天誅之不可追，蓋亦嚴矣。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其然乎？秀吉將攻岐阜，山路將監謂作間盛政曰：秀吉攻岐阜，子盍赴援。盛政曰：勁敵列砦，限以湖山，焉得踰而進？將監曰：敵砦皆固，但中川清秀壁賤嶽，址塹壘不完，間道襲其不意，一舉可拔。秀吉在濃，不能疾來，子急擊之。盛政往告勝家，勝家悅曰：我分兵備諸砦，汝盍往矣。但得捷，即還。慎勿留也。盛政率步騎萬五千，潛甲星行，比曉至嶽麓，清秀大駭，與高山友祥出禦之。盛政遣人繞出敵後，燬其外營，軍大亂，清秀退走。

盛政乘勝尾之。清秀力戰遂死之。盛政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疲當俟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宜亟還。克而懈，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盛政曰：舅氏老而怯耳，不以為意。日既暮，勝家頓足曰：豎子敗乃公事。時秀吉欲攻岐阜，祿川暴漲未濟。午時報至，秀吉距躍曰：敵在吾術中，我獲大捷矣。即命健步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嶽，炬火導我酒食餉我。勗以厚賞，遂令堀尾吉晴留當岐阜。而自提輕兵一萬五千，舉鞭疾馳。及暮山谷皆炬餉。

者爭至，士氣益奮揚。北軍相驚曰：秀吉大軍至矣。盛政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諸砦爭進弓銃蹙之。盛政戰且走，柴田勝政戰死。盛政大敗績，追擊斬首五千餘級。勝家在核山近江，平且敗，問至衆懼而潰。勝家欲收散兵決戰，毛受莊介固勸退，自與其屬力戰，死之。勝家獲脫走北莊勝家治所，從者僅百餘人。急議守備，秀吉長驅至北莊圍焚其郭，國中諸城皆降散。盛政及勝家義子權六皆見執，勝家乃與室織田氏登城樓縱火自殺，柴田氏亡。

中井積善曰。是役也。柴田氏知敗。羽柴氏料勝。英雄所見。不約而同。獨盛政狃小勝。剛愎自用。以喪師。誤國。易曰。弟子輿尸。盛政有焉。然責亦在委任焉者。可不慎哉。

又曰。柴田氏之有雄名久矣。然一敗塗地。國隨覆亡。胡其忽諸。亦唯恩信無素。下不親其上。之由舊志。稱其荒湏怠政。徵斂亡度。裁斷多偏私。所謂民今而得反之者。良有故也。不則受封於大國。業已十稔。苟政刑略修。而衆稍知所嚮乎。縱不足於進

取。猶有餘於退守。豈粹有今日哉。世謂柴田氏智力不足。當羽柴氏。故以取亡固也。然前師一躡。大兵遂駭散。都城受圍。人不出死力。朔方雄藩。宿夕而夷滅。亦皆智力之不足與。蓋有不然焉者存矣。秀吉相地形。謂洛邑山勢逼塞。困於運輸。且無地可列邸第。不足以待庶邦會同。莫若大坂。宏敞襟帶。河海四達。五通之便。十一月。大城大坂。殫力經畫。課列侯。漕巨石。聚大木。所役凡十餘國。及鳩功殿宇之壯麗。塹壘之完固。號為天下第一。遂徙治焉。

中井積善曰。善矣。羽柴氏之擇居也。大坂以形勝。占八埏之中。外足以統萬方。內足以翕四海。焉仁德聖治之迹。迨平安定。鼎永為廢墟。王室既卑。霸主迭興。各眷戀其土。不暇遠覽。自非羽柴氏。雄圖高出前世。惡得斷然定宅於茲。雖然。所務在險不在德。故自以為萬世金湯之固。而不免為人作嫁衣之誚。悲夫。且當天下糜沸。干戈縱橫之日。窮奢土木。重役列國。以奉一己之私。彫瘵之民。孰得無怨嗟。特畏其威力。不敢肆其怒耳。不得諉以

蕭何後世無加之說也

柴田氏既亡。信孝失援。出奔尾內海。尋自殺。於是秀吉威望日隆。竊欲圖織田信雄。而憚啓端。欲使信雄先發。乃故流言。秀吉有貳志。信雄不懌。十二年春正月。織田氏群臣如安土。賀正。皆見信雄於其邸。秀吉至大津。故不入。信雄滋怒。群臣居間。請盟于三井寺。信雄許之。信雄臣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瀧川雄利。皆有膽略。秀吉善遇之。乃料啗彼以利。必聽。儻有弗從者。亦足以離間之。先盟而招四人誘之。三

人皆從。雄利陽許之。臨盟告之。信雄信雄遽起。馳歸長島。遂議討秀吉。三人諫止。稱疾不出。三月。信雄召三人。命侍臣斬之。遂與秀吉絕。

禎曰。秀吉起寒微。事織田氏。以才略得寵。累加祿封大國。恩眷殊渥。織田氏父子之遭弒也。趨引兵而誅逆賊。以復大讎。固可以為義舉矣。而其取天下之志。亦起於此時也。其意蓋謂為織田氏殪讎。於報恩足矣。其諸子皆孱弱。不足以有為。可奪而代之矣。於是乎與諸將議立孺子秀信。而別供田

與祿擅分土地。而有之。既而黨信雄。而殺信孝。又一京舉滅柴田氏。以勦巨豪。至是又欲除信雄。譎詐百端。情實悉露。於是乎秀吉篡奪之迹。不可得而掩也。初雖有復讎之舉。其如後罪何。信雄使人召池田信輝。堀秀政。森長可。秀吉亦召之。引以大封信輝。心持兩端。秀政長可。皆信輝女婿也。俱視信輝去就。初信輝子輝政。質于長島。信雄曰。信輝寵於先公。恩遇殊渥。必不負我。今質其子。是待以不誠也。乃送還之。信輝見質子還。與秀政長可決意。

即羽柴氏

中井積善曰。三子者之於信雄。吾君之子也。秀吉其等夷耳。一錮心於利害。迷亂至此。悲夫。詩曰。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思往。畏我友朋。三子者。胡弗畏之甚矣。書曰。弗畏入畏。其可弗畏哉。

十三年春。秀吉任內大臣。既而欲為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之寄。咸係源氏。秀吉病之時。故將軍義昭寓京師。秀吉乃求為假子。義昭鄙其寒族。不許焉。秀吉與右大臣晴季菊亭議。晴季曰。關白人臣之極。貴重

非征夷之比。公既冒姓藤原。今而為之。固不為不可。奚必足利氏位號之紹。秀吉大喜。迺諷關白昭實辭免。秀吉請為關白。進爵從一位。拜觀之日。諸侯在京師者皆從。儀衛之盛。前代無比。大納言信雄亦從。中井積善曰。織田氏於是乎廉耻掃地。夫義昭之昏愚。而孑然留落。猶且不賣姓。以規富厚。織田氏儼然三國之主。矢田之盟。前年冬。信雄與秀吉成而盟于矢田。叙君臣之分者。財半歲。而冠履易處。恬如也。即以今日爵位之異等乎。謝病可也。何以覲然。冒其後車之

塵之為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僕妾者非邪。

國史纂論卷之九終

